

青春法大



- 细品涟漪
- 法大映像



花落须悲

高赫



提到法大最近盛开的玉兰花，我不禁想到一句北京的老话：“春脖子短。”这话对也不对。若是论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这话确实是对的，但是如果把春天理解为鲜花盛开，这话就不对了，因为北京城里从二月底到四月底，无论是**长安街的玉兰**、**中山公园的海棠**、**颐和园的腊梅**或是**玉渊潭的樱花**，从来不缺少春天的气息。但是这句话放到远离城区的法大就显得无比正确了，在法大，在春天能够不约而同、竞相绽放、成点成片并且给人一种春天的气息和积极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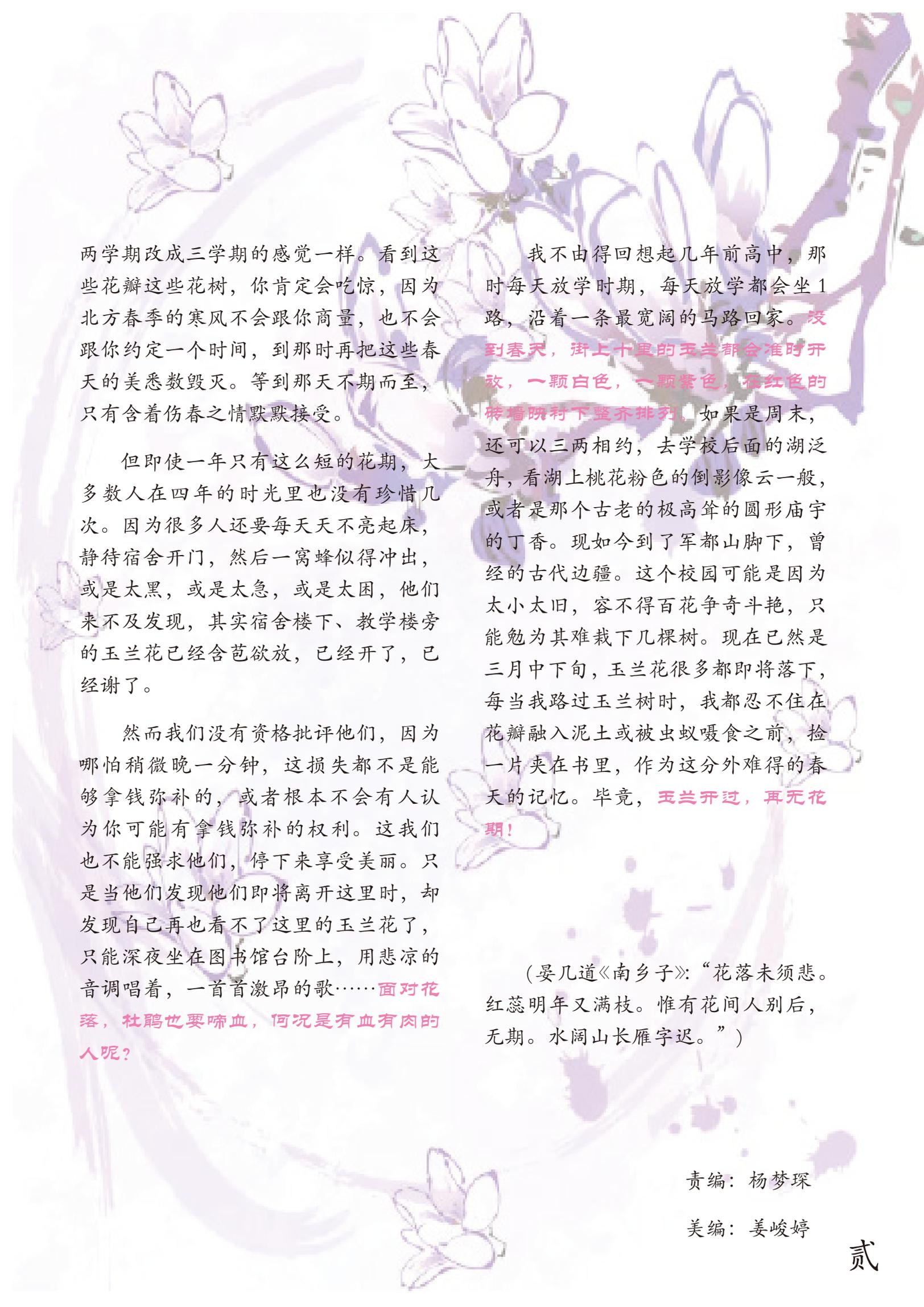


花，就是校花玉兰了。

春天那么长，花期却又那么短，等到玉兰花落之后，春天那最美丽的时光再也难觅，虽然这之间或之后也有花再开放，但是总不能像玉兰花那样展示出别样的力量。这真是十足悲哀啊！

玉兰花又是一种非常神奇而高傲的植物。从开花到凋谢，它的花苞不断地向外张开，没有在盛开的时候停下一段时间，似乎它开花就从来不是给人看的一样。现在启运体育馆前三颗玉兰花瓣与花萼已然是藕断丝连、摇摇欲坠了。或许是因为天气还不够温暖，玉兰的飘落并不能像四月底的樱花集体凋零撒下花雨一样，给人一种悲壮的仪式感。这时只要一场寒潮，一场“春风”，便能一夜之间将所有花瓣悉数卷落。

第二天清晨再看时，人们突然看到枯萎的花瓣一夜间阵亡般地躺在黄黄的草地上，树上已然像一个月前一样光秃秃的，恐怕感觉到的不是悲壮，而是欲哭无泪的悲哀吧。这好像你在一节无聊的马原或毛概课上玩着手机，突然毫无准备地看到下学期要由



两学期改成三学期的感觉一样。看到这些花瓣这些花树，你肯定会吃惊，因为北方春季的寒风不会跟你商量，也不会跟你约定一个时间，到那时再把这些春天的美悉数毁灭。等到那天不期而至，只有含着伤春之情默默接受。

但即使一年只有这么短的花期，大多数人在四年的时光里也没有珍惜几次。因为很多人还要每天天不亮起床，静待宿舍开门，然后一窝蜂似得冲出，或是太黑，或是太急，或是太困，他们来不及发现，其实宿舍楼下、教学楼旁的玉兰花已经含苞欲放，已经开了，已经谢了。

然而我们没有资格批评他们，因为哪怕稍微晚一分钟，这损失都不是能够拿钱弥补的，或者根本不会有人认为你可能有拿钱弥补的权利。这我们也不能强求他们，停下来享受美丽。只是当他们发现他们即将离开这里时，却发现自己再也看不了这里的玉兰花了，只能深夜坐在图书馆台阶上，用悲凉的音调唱着，一首首激昂的歌……**面对花落，杜鹃也要啼血，何况是有血有肉的人呢？**

我不由得回想起几年前高中，那时每天放学时期，每天放学都会坐一路，沿着一条最宽阔的马路回家。**每到春天，街上十里的玉兰都会准时开放，一颗白色，一颗紫色，一颗红色的砖墙映衬下整齐排列。**如果是周末，还可以三两相约，去学校后面的湖泛舟，看湖上桃花粉色的倒影像云一般，或者是那个古老的极高耸的圆形庙宇的丁香。现如今到了军都山脚下，曾经的古代边疆。这个校园可能是因为太小太旧，容不得百花争奇斗艳，只能勉为其难栽下几棵树。现在已然是三月中下旬，玉兰花很多都即将落下，每当我路过玉兰树时，我都忍不住在花瓣融入泥土或被虫蚁喂食之前，捡一片夹在书里，作为这分外难得的春天的记忆。毕竟，**玉兰开过，再无花期！**

（晏几道《南乡子》：“花落未须悲。红蕊明年又满枝。惟有花间人别后，无期。水阔山长雁字迟。”）

责编：杨梦琛

美编：姜峻婷

寄你一袖春色

法学院 1601 秦小越

前几日密友偶然得了一钵栀子，四处问询是谁寄的这一钵绿意。未经修饰的相片中，无论谁都可以看见那栀芽儿簇在短小的枝上，似乎卯足了劲去准备这个时节的盛大开幕。不知道诸君近日是否嗅出，那愈近的春携着带香的风，施施然来了。

其实窗外春意早已盎然，但现在都还觉得比不上这一钵呢。”

隔着屏幕都快能看见它溢出的情意，也难怪密友有此感慨了。

北方不常下雨，所以连这份寒意消失的脚印都寻得清楚。当故乡针雨绵绵的时候，我似乎已经可以顶着大风去见这第一个与我共度的北方的春天。

上一个春天是怎么悄然过去的呢？似乎冬春夏被捆绑着吹过了那段记忆，那个承载的故地开过了一季的玉兰，桥下死水中好像也开了莲花。

正巧大学里的玉兰也开了，于拓荒牛身后亭亭玉立，先来报了春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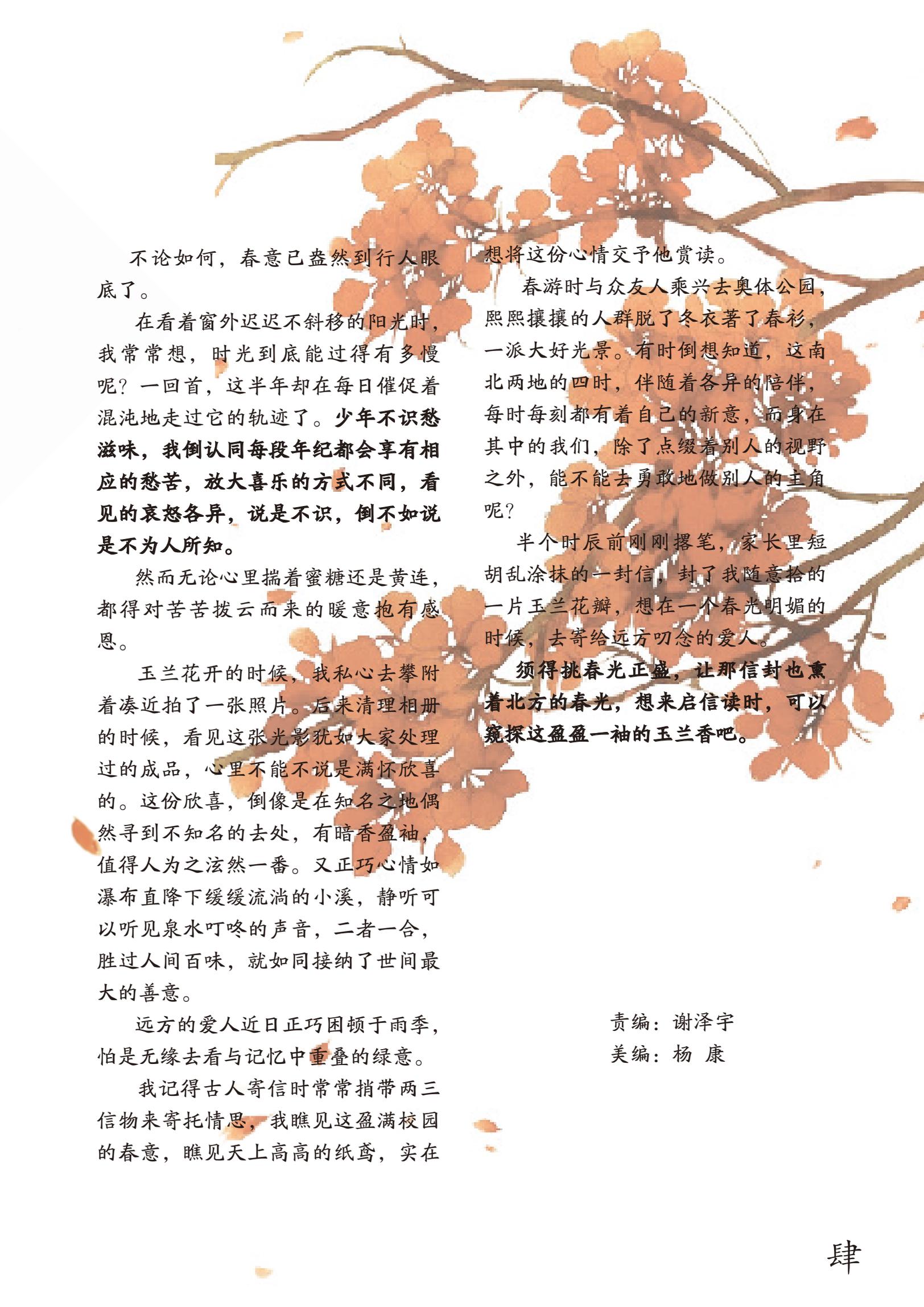
凑了这份巧，我仍不由自主地透过那白玉羊脂般的花，去念着盛开在记忆中繁盛的那一朵。

想来广雅楼前栽的一圈玉兰，此时也正盛开得热烈。花香可以攀着微风，去藏在课间学子拿出的书本中，甫一翻开，就是扑鼻的芬芳。

凌乱的课桌可能还会插上一朵贪心折来的玉兰，或是有人将那迎早开放被风簌簌吹落的玉兰花瓣，压在写满复杂公式的笔记本中。在每个带着雾气的早晨，总有那么多笑谈之声散落在玉兰枝下，虽然被尖锐的哨声和激昂的音乐打断了这份快意，可在那踢踏的尘土间，还是会有几双眼睛去追寻那身边经过的每一株。

在母校最后几个月的生活，如今想来，带着些遗憾，带着些怅惘，带着些憧憬，也带着那挥之不去的玉兰的芳香，就这样促成了我和法大的因缘。

初识法大是在夏意未退的时节，看过了北方漫天飞舞的银杏，很难不去回想母校满坡的松果。年幼时每个晌午都选择走的幽幽小径，踏过柔软的铺满树叶的土地去捡那些沾着新鲜泥土的松果——这些行径倒也和我流连逸夫楼前那片银杏林如出一辙。



不论如何，春意已盎然到行人眼底了。

在看着窗外迟迟不斜移的阳光时，我常常想，时光到底能过得有多慢呢？一回首，这半年却在每日催促着混沌地走过它的轨迹了。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倒认同每段年纪都会享有相应的愁苦，放大喜乐的方式不同，看见的哀怒各异，说是不识，倒不如说是不为人所知。

然而无论心里揣着蜜糖还是黄连，都得对苦苦拨云而来的暖意抱有感恩。

玉兰花开的时候，我私心去攀附着凑近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清理相册的时候，看见这张光影犹如大家处理过的成品，心里不能不说是满怀欣喜的。这份欣喜，倒像是在知名之地偶然寻到不知名的去处，有暗香盈袖，值得人为之泫然一番。又正巧心情如瀑布直降下缓缓流淌的小溪，静听可以听见泉水叮咚的声音，二者一合，胜过人间百味，就如同接纳了世间最大的善意。

远方的爱人近日正巧困顿于雨季，怕是无缘去看与记忆中重叠的绿意。

我记得古人寄信时常常捎带两三信物来寄托情思，我瞧见这盈满校园的春意，瞧见天上高高的纸鸢，实在

想将这份心情交予他赏读。

春游时与众友人乘兴去奥体公园，熙熙攘攘的人群脱了冬衣著了春衫，一派大好光景。有时倒想知道，这南北两地的四时，伴随着各异的陪伴，每时每刻都有着自己的新意，而身在其中的我们，除了点缀着别人的视野之外，能不能去勇敢地做别人的主角呢？

半个时辰前刚刚撂笔，家长里短胡乱涂抹的一封信，封了我随意拾的一片玉兰花瓣，想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时候，去寄给远方叨念的爱人。

须得挑春光正盛，让那信封也熏着北方的春光，想来启信读时，可以窥探这盈盈一袖的玉兰香吧。

责编：谢泽宇

美编：杨康

思美人

民商 1602 吴仁辉

春阳润蕾兮且芳
羌俞思之兮愁予
袅袅风兮风抚子
仰予首兮以伫眙
思美佳人兮
身辗转以难寐
趋拓荒牛下兮
伺曙芳袞
兰之花兮玉洁
花之芳兮迷醉
兰兮，兰兮
遇美之佳人兮
嫋目宜笑
朱唇皓齿兮秀雅
舒夭绍离兮宜笑
余慕子兮善窈纠



劳心悄兮心悽惨
手交子兮君不顾
望佳人兮又未来
结玉兰兮延伫
春之冉冉兮既极
玉兰不复兮愁人
暮之冉冉兮既极
美人不复兮愁予
步宪法大道兮
路迢迢难见极
怨佳人兮怅忘归
思佳人兮徒离忧
春兰兮，秋菊兮
此时兮，彼时兮
遇佳人兮有时
孰相聚兮可为

注：本作原题《惜玉兰》

责编：黄美娟

美编：屈玲



法大映像



逸想



寄你一园春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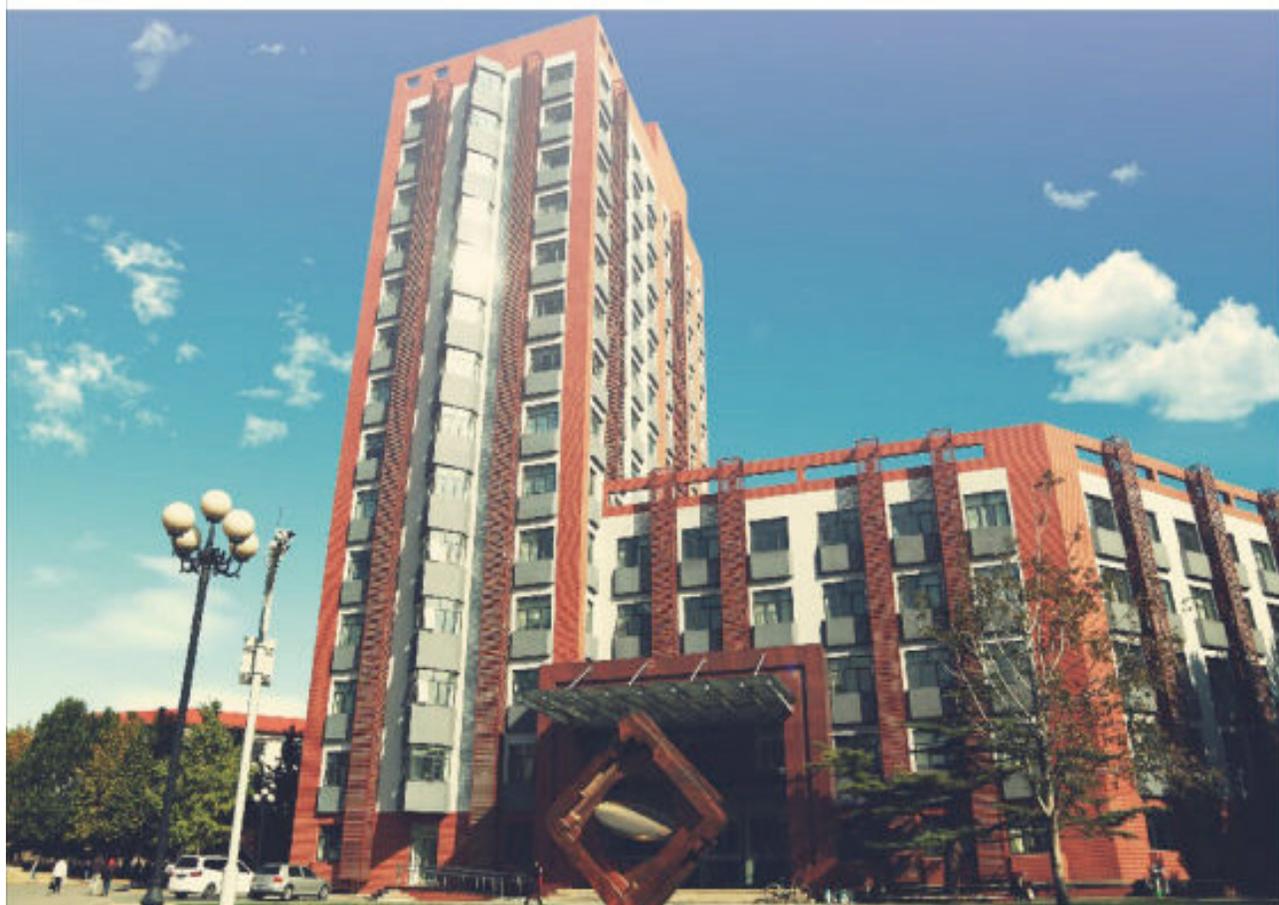
Poster Leaf



柒



那
年



捌

春風來，法大玉蘭開

——法學院1601 溫新格

天空還存着霾的痕迹，柳條卻已擺脫了冬日的僵硬，籠罩在一片淡綠色的輕烟之中。

春天的腳步就這樣悄無聲息地到了啊。倒也是偏心，在法大的種種櫻花紫荆丁香之中，單單讓玉蘭做了這早春第一枝。

春風來，法大玉蘭開。

“朵朵爭擠簇，春日雪滿樹”。與其說是白雪落在了樹上，倒不如說是樹上燃滿了白色的火焰。整株玉蘭樹遠遠望去儼然是一座白色的火炬。“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近了，先是暗香迎風來，再見是沾了些許粉色的乳白。不像牡丹般紅得妖艷富貴，也不像菊梅般有獨立秋風冬雪的孤傲。相較于富貴的牡丹和清高的菊梅，玉蘭更像是普通人家中的清流。身不競豪奢，卻又不落凡塵；甘于素淡，卻又沒有清高之嫌，不由得讓人產生一種喜愛之情。

低頭，卻也發現草坪上已是淺淺的一層落瓣，雜亂得也別有一番美感。祇可惜看到了那個“請勿踐踏”，似李後主那般拂一身如雪落花的感覺也不能體會得到。

坪上玉蘭如雪亂，落向誰肩？

心中暗忖，如果真的可以，站在這玉蘭樹下的，該是一個溫婉的女子吧。

不遠處，一位玉樹臨風的公子蕭聲悠揚。

把酒臨風，鼓瑟吹笙；鸞配相擊，琴瑟和鳴。

風起了，吹落一樹花的雪，與那白色的裙構成完美的圖畫。

這當是極美的景象了吧，部分卻也是自己內心的向往。

謙謙君子，溫潤如玉；窈窕淑女，靜惠如蘭。

玉蘭。

一種花將傳統社會裏的君子與賢姝完美結合，也不枉後人給它的花語是愛慕。君子和淑女的結合，亦是天作之配。

傳說宋代時有一湖南益陽的郭信，借軍功官拜兵部侍郎，其妻玉蘭留在桑梓侍奉公婆。因思夫心切，其妻在家鄉竹筍豐收之時將竹筍曬幹寄往京城。郭信用之熬湯煲粥，味道甚是甘美，便獻與皇帝。皇帝品嚐後龍顏大悅，得知此筍來歷後遂御賜名為“玉蘭片”。雖然說的不是玉蘭花本身，但如此一個富有愛意的傳統故事倒也為玉蘭二字增添不少浪漫元素。

其實內心總會不經意間將玉蘭和古代的女子聯系在一起。以花喻人是傳統，見花思人倒也是自己的習慣，如見到菊花憶起陶潛，蓮花想到周敦頤，甚至紅杏也會想到那著名的“紅杏尚書”。那輪明月能成為年年桂樹下人們同賞的物象，與“但願人長久”的心理不無關係；依舊笑春風的桃花之所以流傳千古，怕也是由于那位不知何處去的女子罷。花再美，也需要寄托了情感方能成為長久的記憶。推而廣之，一切客觀存在的事物之所以能夠銘記在心深鑄入骨，怕也逃不掉一件令你難忘的事、一個令你難忘的人。

願玉蘭盛開的法大，你能遇到那個蘭質蕙心的女子。

亦如在微雨的丁香世界裏，你能遇到那個撐傘的女子。

然後，一起走。

責編：黃美娟

美編：曹蓓蕾

玉兰伤

张晓娟

須臾花期
滿樹繁盛簌簌落
凌寒馨香
又是一年最濃時

樹下拾香
醉了伊人，沁了心房
隔欄觀花
拋了時光，忘了烟火

花非去年花
人是去年情
今送玉仙褪霓裳
來年還咏一支蘭

征稿

《青春法大》杂志社长期向法大学子征收原创文学作品，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书评、影评、时事评论、杂文等。字数适中即可，不做具体要求。我们会对来稿进行筛选，择优刊登在青春法大微信平台或纸质杂志上，并及时通知作者。经纸质杂志刊登的作品可获得稿费。

投稿邮箱：tuankantg@126.com

征稿要求：散文征集：感悟，游记等，题材不限，语言流畅优美，感情真挚。

小说征集：短，中，长篇皆可，故事性强，构思新颖。

诗歌征集：题材不限，篇幅不限，思想深刻，文风独特。

主管单位：共青团中国政法大学委员会

主办方：校团委宣传中心

编辑出版：《青春法大》杂志社

刊名题签：李玺文

顾问：黄瑞宇

主编：朱林

社长：李维龙

责任编辑：祝宏熙、牛子月、顾毓尚

美术编辑：徐颜、李婉晴

封面设计：郭子昭、张文菁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 27 号中国政法大学

邮编：102249

邮箱：tuankantg@126.com

刊号：SJ028 执行主编：李维龙



“法大青年”
微信平台



“青春法大”
微信平台